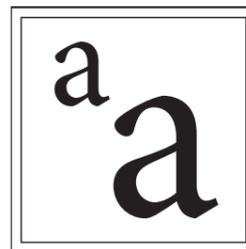




MUSEO NAZIONALE DEL CINEMA
TORINO



“在我拍电影的时候，叙述与抽象之间的张力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我是从画家电影中学会拍电影的，通过他们的方式去制作电影，而不依照传统规矩。我从来不管行业说做什么不做什么，这一点至今让我感到担心。”
格斯·范·桑特

GUS VAN SANT

格斯·范·桑特

这是美国导演、摄影师与艺术家格斯·范·桑特的首个人展览，2011年，他的作品曾展出于洛杉矶高古轩画廊。作为激进大胆电影的代表，格斯·范·桑特绝对是一位矛盾的独立导演，他游走于最主流的电影轨道之间，《心灵捕手》与《米尔克》的成功就是明证，它们均出自好莱坞的影棚，征服了观众，赢得了众多奖项（Robin Williams 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，Sean Penn 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）。

而作为“垮掉一代”的现代接班人，范·桑特有着同样的政见与挑衅风格（与作家 William Burroughs 合作构思出众多“地下”计划），他的电影所表达的，是渴望生活的青春。他的画面通过私密的视角，反映“滑板手”、学生与摇滚/油渍音乐家、被成人世界排挤的边缘人士。对诱惑躯体的迷恋，体现于七八十年代的宝丽来照片中，在当中他拍下了未来的荧幕巨星（杰昆·菲尼克斯、基努·里维斯、乌玛·瑟曼、妮可·基德曼、马特·达蒙、本·阿弗莱克，在他的镜头下都青春逼人），此外还有他的照片，他的拼贴画，他的大幅水彩，还有他的影片装置。展览深入格斯·范·桑特的多元艺术世界，布局有条不紊，展示了他的雕塑形象作品，他的电影，以及他与

离开展馆之前，请把解说卡归还大厅工作人员或放在恰当位置。
温馨提醒：此处有监控。

重要艺术家例如 William Eggleston, Bruce Webber, M. Blash 或 David Bowie 的原创合作。展览突出了与情感的直接关系，梦想与现实交汇于他特殊的空间感中：《痞子逛沙漠》中的无尽荒漠，《大象》中迷宫似的高中，《夜深沉，爱难吟》中波特兰八面交错的街道，《迷幻公园》滑板公园臭名昭著的弯道。

Matthieu Orléan, 策展人

电影

格斯·范·桑特的电影，是对后现代（后波普，后新好莱坞时代，后战争时代）的影像记录。作为独立电影复兴的风云人物，他宣扬艺术自由，其生长与发展无需发表“宣言”。一部接一部，他的十六部长片令人惊艳：复杂的叙事结构，前所未有的节奏，令人迷失方向。这是属于男性的电影，在这里，暴力与欲望，忧伤与幽默，从来不是对立的名词。

凭借这份复杂的电影清单，范·桑特迫使我们反思，什么才是电影作者。混淆轨迹，由零开始，每一部电影，都是一个崭新的梦想。有时候，他的梦想是在电影棚中寻找庇荫，在重重等级与规矩之间，保护他内心的手工匠人。别的时候，他的梦想是寻找无条件的自由：满怀热情独立出品的实验电影，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“死亡四部曲”中达到巅峰（《痞子逛沙漠》、《大象》、《最后的日子》、《迷幻公园》，还有2011年的《最后一次初恋》），这一系列激进的形式实验，优雅而深入地重新定义着地点。沙漠、高中、树林、滑板公园，从未如此诗意，令人不安。范·桑特与美国的现实同步，无论是真实的或出于无意识：被排斥者，媒体入侵，环境危机的美国，同时也是诞生了《在路上》痞气生活方式的美国。他的电影以梦幻调情，同时也矛盾地体现着美国电影最具人文关怀的一面。

格斯·范·桑特是一位持续演变艺术家。

摄影

格斯·范·桑特十六岁时购入第一台摄影机，但直到1975年，他完成了艺术课程之后，才投身于摄影。当时，电影还只是一个想法，而摄影是迅速的个人创作途径，他由此开始他的创作生涯。

八十年代中期，在波特兰准备早期长片《夜深沉，爱难吟》与《药店牛仔》的拍摄时，他带着一台带有底片和镜头的宝丽来相机，随时摄下地点，特别是给他启发的人物。他的镜头拍下了几百位男女演员、作家、陌生人，个个都充满魅力，才华横溢。对范·桑特来说，重要的是目光的磁性，光影的运用。毫无戒备，没有太多的概念化，他专注于四目交投的瞬间，所谓的化学反应，在冲洗过程中，产生奇妙的负感作用。

捧红美国的另类明星，安迪·华荷有他自己的样片，范·桑特有一台宝丽来相机，展示升华的发生，就在那一个瞬间，欲望成形，想象超脱于现实。90年代末期，桑·范特停止使用宝丽来相机，但继续使用胶卷摄影，为时尚杂志或摇滚乐队拍摄。以一种卖弄的手法，加强界限，完善品味，尤其是，创造电影之外的灵感源泉。

群星

自1983年起，格斯·范·桑特就在波特兰生活。这座城市被树林包围，景色平庸，在他的镜头下却变身成为一个充满故事、邂逅与人群的地点：《药店牛仔》中的吸毒盗贼团或，《我私人的爱达荷》中的“法流浪者”，或者《迷幻公园》中的街头少年。

《夜深沉，爱难吟》就像是波特兰的地方志，展现老百姓的居民区，季节性的墨西哥非法劳工。这是一出表现主义的好戏，明暗深浅，低机位拍摄，对垮掉一代的波特兰艺术家Walt Curtis创作于1977年的小说进行了自由改编。

范·桑特保留了垮掉的一代的政治与性别见解，在《米尔克》中达到巅峰，这部传记电影讲述的是1978年11月27日被刺杀的著名同性恋军官。范·桑特也向垮掉一代的精神之父致敬，例如作家William S. Burroughs，他在三部电影中都有发表讲话，其中包括短片《一个感恩的祈祷者》，他面向镜头，朗诵了一首无情的诗歌，反对帝国主义美国。

受到这一段地下经历的滋养，范·桑特怀着喜悦颠覆了电影法则。他强调在一个星光熠熠的阵容里，互相信任的团队工作有多重要：演员马特·戴蒙与卡西·阿弗莱克，他们也在《痞子逛沙漠》中有所合作。他对冒险的热爱，在《1999惊魂记》与《大象》中有明确的表达，两部影片都从不同的灵感来源出发：希区柯克的《惊魂记》（1960），范·桑特一帧帧地翻拍，英国导演艾伦·克拉克的《大象》（1989），参考了其隐喻性的大象：在客厅中却被所有人忽略。在这些沉迷于暴力主题的电影里，导演突出了其社会背景，例如在《心灵捕手》中，主角是一个迷途青年，然后成为了数学天才。格斯·范·桑特拍下了沉重而放荡的青春，独具一格，从容自在，向大师致敬。

绘画

格斯·范·桑特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拿起了画笔。一部分的作品出自七十年代，而大幅水彩系列则在2011年展出于洛杉矶高古轩。有一些是为了在画布上体现真正的梦的片段，呓语般的视野，落在美国西部的沙漠风光背景上。其他画作则是无名青年的画像，一张张叛逆的脸孔，教人想起大卫·霍克尼的某些人像。超现实幽默，青春的悸动。

但是范·桑特的绘画是独立于电影之外的，即使存在一些明显的对应，让他的作品彼此一致，充满互相呼应的主题。在画布上，裸体巨人行走在洛杉矶城上空，教人想起《蓝调牛仔妹》女主角的大拇指。放纵的Elvis打高尔夫球，呼应着《不惜一切中》所饰演Janice在结冰的湖面溜冰起舞的身影，湖中藏着她所憎恨的小姑子的尸体，由妮可·基曼所饰演。身穿酒红色制服的男人，则令人想起《最后的日子》中男主角疲惫的步伐。

范·桑特是一名业余画家，以业余爱好者的直觉去画画。在画画的过程中，他也得以创造出工作的空间，从中揭示纯粹的情感。格斯·范·桑特从来不讲述私人生活，但他的绘画却前所未有地对自己的生活作加工和比喻。他画孩提时代的家。画他塑造的风景。画他愿望的物品。画他的神像。画他的魔鬼。

音乐

格斯·范·桑特也为电影创作音乐，具有同样的异质性，他的音乐是另一种语言：量身定制的配乐（《蓝调牛仔妹》中K.D.Lang的乡村音乐，古典音乐的运用（贝多芬的《月光曲》照亮了《大象》中灰色的天空），或者，如《夜深沉，爱难吟》或《最后一次初恋》中，他亲自创作的音乐，运用另一手段完成他的导演理念。

在范·桑特所有的电影中，音乐都是画面的对照，令情节更迷乱。音乐被理解为所见与所感之间的摩擦表面：人物内心轨迹的传声筒。2005年拍摄的《最后的日子》，配乐技艺更加精湛。电影讲述的是歌手科特·库班在自杀之前的最后时光，如何尝试摆脱娱乐业的巨爪。范·桑特有意激发观众的挫败与不安感，他没有使用涅槃乐队创作的哪怕一个音符，而要求主角 Michael Pitt创作了部分配乐。在电影中运用到的歌曲有：Velvet Underground的《Venus in Furs》，Hildegard Westerkamp的《Doors of Perception》或R & B组合Boyz II Men的《On Bended Knee》，范·桑特更选择了剪入整段音乐短片。

介乎于艺术与商业之间，音乐短片因为无法归类而令人着迷。自1990年起，《我私人的爱达荷》的电影导演拍摄了许多音乐短片，合作的歌手包括大卫·鲍伊，红辣椒乐队，汉森乐队。作为音乐与电影之间的中间道路，音乐短片具有实验电影的闪耀迷人，无疑，格斯·范·桑特是属于实验电影的。